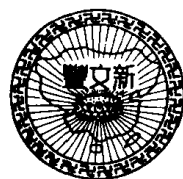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八九冊目錄

史地類



歷代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二三九卷(三)自卷一百卅四至二百廿四

宋 袁 樞撰
明 張 溥論正

九朝紀事

〇八九〇〇一

通鑑紀事本末

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四

宋 建安 倉 袁 張 溥 樞 編 論 輯 正

魏分東西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魏高歡之計爾朱氏也爾朱仲遠來奔仲遠 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大馬尚識飼之者汝曾大馬之不如遂斬之

高歡斬喬寧張子期
斛斯椿遂與南陽王寶炬元毗王思政勸魏主圖歡

魏主欲倚賀拔勝兄弟以敵歡

高乾密啟主謀勸歡受禪

歡封上乾啟主賜乾死教曹

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承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閭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閭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追遠椿自部勒別為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為都督三荆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既去內侍朝政多不關豫居常怏怏帝既貳於歡冀乾為己用嘗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奔世忠良今日復建殊效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啟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荊州外示疎忌內實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啟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啟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啟歡求為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三月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嘗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帝與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啟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為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教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教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教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歔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教曹兄仲密為光州刺史帝教

附錄

翟崇請往

間賀拔岳

侯莫陳悅

歡擊擒伊

利

宇文泰請

岳先圖侯

莫陳悅不

聽遂為悅

所誘斬

趙貴葬岳

薛澄言悅

不宜害良

將

趙貴杜朔

周謀迎宇

文泰總岳

山金魚三入二九二二四

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為大司馬。趙郡王諶為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為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眾。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運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為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萬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惠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還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婿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眾以為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眾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既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澄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為人虜矣。何賀之有。澄真度之從孫也。岳眾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眾。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眾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

軍
錄言悅
必可擒
誦如元
陰謀應悅
泰依蔡祐
執斬之
杜朔周撫
逃民

魏主使泰
統岳兵

泰以莫
崇乘機
史歸王伯

去留前太中大夫顏延之曰此天機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并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眾以為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眾則固之當難留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執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起眾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然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祐即被甲持刀直入帳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為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以我為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杜朔周帥眾先據彈箠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為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眾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侯莫陳悅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為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眾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關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珍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為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眾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眾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閿鄉為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為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七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關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泰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為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為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為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眾皆伏

和成次安

李弼說悅

解兵謝泰

不從弼因

遣使詣泰

請為內應

弼舉城降

泰悅出走

賀拔穎追

之遂縊死

劉亮新悅

黨孫定兒

于謹請泰

都關右挾

天子以討

亂

梁梁說賈

顯度從泰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三十四

二

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為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於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眾軍畢集夏四月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可納其眾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為主報讎此其執不可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為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峽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為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眾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即以弼為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逃走數日之中桀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驃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澄為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眾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為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眾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為亮麾兵斬定兒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氏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其民所執氏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虵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為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為執援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為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即出迎梁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蘇儁不受
代魏主敕
責歆

關西大都督洛陽縣公承制封拜秦乃以寇洛為涇州刺史李弼為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獻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侍伯不受代秦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歸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為之備王亦宜共為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為荆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恆州刺史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達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羣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珍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為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使舍人溫子昇為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為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為聲援今觀其所為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為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為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眾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謂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縱令還為王殺幽辱齋粉了無遺

王思政柳
慶字文顯
和勸魏主
祝泰
裴俠言泰
不可恃

魏主下制
書數歡罪
惡
虛柔料歡
三策

泰亦移檄
州郡數歡
罪惡
棖請精騎
襲歡楊寬
之阻乃止

根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與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閣內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陳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為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為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荐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荐為直閣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侯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暹佐之暹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眾曰孤以入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教曹為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於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

賈顯智降 歡侯與紹 戰死 元斌之棄 椿還紹魏 主以高歡 兵至主遂 西奔長安 婁昭等請 魏主東還 歡殺辛雄 叱列延慶 崔孝芬劉 廠楊機元 士弼 奏使趙貴 梁禦迎魏 主

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穎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立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為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中誠款。帝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弃椿還。紹帝云高歡兵已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纏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寶持千牛刀以從。眾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於嶠中。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驚。糗糒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眾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當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廠。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寶為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為宮。大赦。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

趙剛以義
請馮景昭
帥取赴關
中

徵素清河
王重立其
子善見為
帝
薛瑒擊知
東魏兵復
取楊氏

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督。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謗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跌而下。殿以讓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重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乙巳。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穎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為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啟。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閭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更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眾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眾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穰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重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為帝。謂重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重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兵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修義等渡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卻東魏兵。復取楊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帥眾伐東魏。庚午。東魏以趙郡王譙為大司馬。咸陽王坦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高威為司徒。高敖曹為司空。坦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還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洛州刺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為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票一百三十

泰鴉孝武
立南陽王
寶炬
獨孤信楊
忠孝梁

可朱渾道
元歸歎

衛既隆李
同軌讓為
孝武服

魏數載二
十罪

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眾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是時六坊之眾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官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魏孝武帝復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遇醜而疽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荊州魏荊州刺史獨孤信兵少不敵與都督楊忠皆來奔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啟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為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軌議以為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太保廣平王贊為司徒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為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秦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刺史王羅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為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秋七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為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歸東魏秋七月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壺口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嘗為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

宇文泰欲先擊寶泰族子深計同之罪擊殺泰

東魏高教曹力戰全軍

泉企戒二子勿虧臣節

薛琠請勿渡河侯景請分二軍歡皆不從

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灊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寶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為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寶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寶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寶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寶泰大破之士眾皆盡寶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水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為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教曹自商山轉關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教曹教曹以為鄉導而攻之教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教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教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教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為濟州刺史教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寶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教曹不忍棄眾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為太師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安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恆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為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恆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綱自言父猛嘗為邵郡旬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綱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為邵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眾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教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間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教曹遂圖恆農歡右長史薛琠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教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

徵知王羅
不可攻乃
涉洛
泰欲乘機
速來即擊
宇文深言
高歡忿兵
可擒

高歡大敗
李穆請速
追泰不聽
侯景請乘
泰新勝精
騎取之徵
以妻妃言
乃止

華州刺史王羅，語使者曰：「老羅當道卧貉子，那得過？」徵至馮城，下謂羅曰：「何不早降？」羅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徵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請州兵皆未會，欲進擊。徵請將以眾寡不敵，請待。徵更西以觀其勢。泰曰：「徵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投，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河非眾所欲，獨歡恥失寶，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為不賀？願假節發王羅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鎮達奚武、覲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其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發已引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獬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渾，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眾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闕曰：「我輩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眾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眾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眾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妻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歡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官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

東魏韓賢

為尸間一

賊破死

敬珍收祥

遷散歸路

新獲甚眾

薛善勸崇

禮歸款不

決遂新開

納魏師

裴寬出見

獨孤信

字文貴大

破東魏堯

雄等

賊歟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刺刀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眾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眾邀之，斬獲甚眾。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為平陽太守，祥為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為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為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為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昔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閭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修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修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修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修義為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蚪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諏之為開府屬。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迺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迴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刺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為北徐州刺史，彥穆為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楊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眾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為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為？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為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為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為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為太尉。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繁戰於蓼塢，魏師敗績。

東魏高季式平濮陽陽平諸城

秦族滅章子祭

李弼新東魏莫多妻賢文
秦經騎追侯景馬驚墜地賴李穆救免
東魏高放曹敗死

魏荊州刺史郭鸞攻東魏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習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荊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為盜聚眾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祭降之丞相泰滅子祭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迴韋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巔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放曹等圍魏孤信於金墉大帥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為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妻賢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賢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賢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眾送恆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據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放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放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據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放曹有怨閉門不受放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闥未徹而追兵至放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放曹所在奴指示之放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放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放曹者布絹萬段